



一个人的春节

□李远

生活手记>>>



母亲一个人的忙碌和操劳,也深深地感染着我,让我懂得了年的味道,明白了团圆的内涵。

一进入腊月,刚刚嗅到年的气息,母亲就有点儿坐卧不安,常常一个人去翻看桌上的台历,然后便静静地守候在电话机旁。我知道,母亲在盼望着快些过年。

因为只有过年,远在省城的弟弟才能回家团聚。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,母亲的这种愿望,一年要比一年强烈。在得知弟弟春节回来的准确日期之后,母亲显得格外兴奋,马上开始收拾房间。弟弟喜欢晚上躺在床上看书,母亲专门去超市买了一盏台灯,还从我的书柜上取下一摞子书本,摆放在弟弟的床头柜上……

女儿长相酷似我的母亲,母亲将这个孙女视为掌上明珠,孩子春节的新衣服,从头到脚都是母亲精挑细选的。母亲平时很少逛街,而春节前夕,她总是乐此不疲地穿行于各大超市和商场。尽管母亲每月只有微薄的收入,可她对孩子出手很大方,每年为孩子选购的新衣服,都会让我的

女儿欢喜不已,而当我和妻子拉母亲上街购物时,母亲却总以各种理由拒绝。

年前,家里要进行大扫除。每年诸如洗被褥、沙发罩之类的重活,还有房间和厨房里琐碎的清洁工作,母亲总是一个人独揽,从不让我们插手。我心疼母亲,欲请假帮她,母亲却说,年关时单位的事情肯定特别多,要把工作干好,其余的就不用操心了。当我看到焕然一新的家,再瞅瞅身旁疲惫不堪的母亲,心中总会涌起暖暖的感动。

弟弟一家如期而归。大年三十晚上,一家人有说有笑欢聚一堂。大家一边看央视的春节晚会,一边品尝着母亲精心烹制的菜肴。不经意间,我扭扭头,又不见了母亲。弟媳忙四处寻找,母亲不知何时又钻进了厨房,为的是给我们再加个菜。大家举起酒杯,给整日辛苦劳累的母亲敬酒,母亲竟高兴得语无伦次,我发现,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……

每年过年走亲戚携带的礼品,都是母亲亲自置办,她常常提醒我:你爷牙口不好,只能吃松软的蛋糕;你舅没别的嗜好,就喜欢喝两口;你姨胃不好,从不喝牛奶……母亲还时常告诫我,人呀,千万不能忘本,平时工作忙就算了,过年一定要回老家给亲戚们拜年,拿的东西不在乎多少,只是个心意。

过完年,弟弟该动身回省城了,母亲刚想说几句嘱咐的话,眼圈又开始红了。出门时,母亲趁弟弟不注意,拎起家里的小磨香油和牛奶塞到他们的车里,然后,她悄悄地跟在弟弟身后,不停地抹着眼泪……

对年轻一代来说,春节的观念早已淡化,母亲却对春节一直难以割舍,仿佛每年的春节,都是属于母亲一个人的。而母亲一个人的忙碌和操劳,也深深地感染着我,让我懂得了年的味道,明白了团圆的内涵,还有家的温馨和幸福……

《红楼梦》里过春节

□李群娟

闲读偶记>>>



这样的章节,读了让人忘记忧愁,感受到盛世繁华的暖意。

贾府里过春节的热闹,令人神往。可我最感兴趣的要数其中描绘的传统仪式之美与人伦之睦。

节日的起源,大约与艺术的起源一样,有游戏的心理在内,后来才被社会文化所规定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民众有时需要集体跳出呆板乏味的生活狂欢一下,以节日的名义,大家盛装而行,载歌载舞。节俭之家,此时也要奢侈一次,办办鱼肉果蔬。孤僻狷介之人,亦须随和一些,走亲访友,共话桑麻。节日,如同一场盛大的演出,让人忙碌、沉醉,使陈旧的日子新鲜生动;让人快乐、友爱,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丰富的审美情趣。

《红楼梦》中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春节的范例。

贾家的宗祠设在宁国府。进入腊月,先是贾珍早早着人打扫,收拾供器,请神主;又从朝廷领回春祭恩赏,铸各式金银锶子,拟吃年酒的日子;再将庄园里收来的米粮菜蔬、山珍海味分给荣国府与同族子弟。诸般杂事,忙到年二十九,荣、宁二府“都换了门神、联对、挂牌,新油了桃符,焕然

一新”。所有的门一路洞开,两边阶下灯笼“点的两条金龙一般”。

除夕,进宫朝贺回来,府里就要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了。

宗祠里香烛辉煌,锦幛绣幕,贾府子孙分班恭立,各司其职,连一向仙居庙宇的贾敬也回来担任主祭,贾赦陪祭,乐队奏乐,献爵三次后,焚帛奠酒,礼毕,随贾母再到正堂向祖宗遗像礼拜。供品以菜饭汤点酒茶为主,每一道菜,都是先到仪门,子孙辈按顺序传至贾敬手中,贾敬传贾蓉,贾蓉传其妻,再传凤姐、尤氏等。最后由王夫人传给贾母,由贾母捧放在供桌上。完毕,贾母拈香下拜,一族之人也皆跪拜。“将五间大厅、三间抱厦、内外廊檐、阶上阶下、两丹墀内,花团锦簇,塞得无一隙空地。”

接下来是拜尊长,按男女、长幼、主仆尊卑分别行礼。散压岁钱、荷包和金银锶,共进合欢宴。整个除夕之夜,宁、荣二府张灯结彩,爆竹烟火不断,众人皆打扮得花团锦簇,处处笑语喧天。初一乐到十五,大家都在拜年、吃年酒,迎来送往。元

宵节晚上,贾母大摆家宴,高兴处,成簾箩的新铜钱撒满戏台子。说书、击鼓传花、讲笑话,一来二去就热闹到正月月底了。

这样的章节,读了让人忘记忧愁,感受到盛世繁华的暖意。其中最令人感慨的,要数繁琐又庄重的祭祖、拜年仪式所带给人的静穆、吉祥与和悦之美。仪式,让人体味到家族兴旺的幸福以及在群体中生存的安全感,作为社会文化形式,也兼具礼仪教化作用,使后辈子孙可从中学到感恩思亲、人伦孝道之理。

这样的春节仪式,你想参加吗?可现如今我们已经弄丢了本土的春节仪式。西方礼仪,于我们温雅谦卑的东方之心总有疏离感。曾经华丽、严整的仪式之美再难重现,人伦之情也越发淡薄,年味着实寥落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或许人们过年还有对新衣和美食的期盼,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,除了放几枚花炮,发几个红包,再堆上两抹微笑来应景,节日的气氛真的难觅了。也许只能在重温《红楼梦》时,体味旧时节日的繁华与美丽了。

春运就是一个节气

□王太生

若有所思>>>



漂泊的人如候鸟,家在温暖的远方。每一辆班车,都承载着希望,开往幸福的故乡。

中国的春运,被西方人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不同的始发地,终点站却是相同的:家。

用一句话,似乎很难概括,春运,是和回家、拥挤、赶路、忙、汽车尾气、噪声、年货、农民工等字眼纠结在一起,是那样真实而又矛盾。

某年,我出差到一座小城,住在旅店里,看当地的新闻,电视里正播着当天该县关于春运的一条消息:在火车站的门前空地上,县里的一位领导,走到麦克风前,用洪亮的声音说道:“我宣布,x县x年春运开始!”随后是女播音员一段画外音:“据了解,当日我县汽车站发送旅客4000多人。”

看到这儿,朋友笑了,对我说:那个领导像在演小品,显得有点多余。春运就像节气一样,不清自来,挡也挡不住。

春运就是一个节气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,谁

也少不了。这时候,无论汽车还是飞机,票价一律上涨。做小生意的,掰着指头,在心里盘算着长途贩运货物的成本;承包运输户则暗自开怀,一年了,终于等来甩开膀子多拉快跑的光景。毕竟是票加了价,司乘人员态度特别好,没座位,递上一个小方凳,再陪上一张笑脸,都是为了回家嘛。

古人回家过年,运气就没有这么好。那时候,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组织交通运输,有多少人回不了家过年。唐代诗人戴叔伦在《除夜宿石头驿》中抒发感情:“旅馆谁相问,寒灯独可亲。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。”彼时,他正在赶往故乡金坛的路上,没能在除夕夜赶到家,心生悲切。若换到现代,乘不了火车乘汽车,或者乘飞机,他总会有法子赶回家。

每到春运,从大城市开往乡村的车,没有一

点衣锦还乡、趾高气昂的意味。而从小地方开往大码头的,也并不卑微。有一次,我看到一辆写有“武汉——合肥——杨庄”字样的班车,“杨庄”两个字写得很大,鹤立鸡群,与两个省会城市“平起平坐”,这是为回家的人指点方向的特别提醒。

而此时,看看车厢里的众生相,无论是将妇挈雏、大包小包的,还是衣衫不整、头发凌乱的,表情都是那么自然,透着归家的喜悦。

漂泊的人如候鸟,家在温暖的远方。每一辆班车,都承载着希望,开往幸福的故乡。此时,有多少位老母亲,正站在村头望眼欲穿地盼儿归呢。

春运,对中国人来说,显然是一段精神之旅,在乡情中穿行,在亲情中沉醉。回家的路上,雪花飘着,蜡梅开了,人们神清气爽,忘记了一路的舟车劳顿。